

柳州府志卷之三十四

藝文

送李材叔知柳州叙

宋曾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徃徃車船未行輒已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為不足事其逆自為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解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邇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耶故越與閩蜀始以為夸閩蜀皆已變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一

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由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耶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人少鬪訟喜嬉樂吏者唯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

久居之心奚不可耶古之人為一鄉一縣其德義
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
而不事耶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
又不小其官為越人滌其陋俗而馭於治居閩蜀
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
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者不能也
官於南者多矣余知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能行
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
同用薦者為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今材叔為

柳州公翊為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
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人
之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送李柳州序

明 王守仁

柳州去京師七千餘里在五嶺之南嶺南之州大抵多卑濕瘴癘其風土雖夸自昔與中原不類唐宋之世地盡荒服吏其土者或未必盡皆譴謫而以譴謫至者居多士之立朝意氣激乳與時抵忤不容於儕衆於是相與擯斥必致之遠地故以譴謫而至或未必盡皆賢士君子而賢士君子居多余嘗論賢士君子於平時隨時就功要亦與人無異至於處困約之鄉而志愈勵節愈堅然後心跡

與時俗相去甚遠然則非必賢士君子而後至其地至其地而後見賢士君子也唐之時柳宗元出為柳州刺史劉蕡斥為柳州司戶蕡之忠義既已不待言宗元之出始雖有以自取及其至柳而以禮教治民砥礪奮發卓然遂有聞於世古人云庸玉女於成也其不信已夫自是寓游其地若范祖禹黃廷堅孫覲高穎劉洪道胡夢昱輩皆忠賢剛直之士後先相繼不絕故柳雖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賢士是以習與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為禮

義之邦我皇明重熙累洽無間遐邇世和時泰瘴
癘不興材貨所出盡於東南於是遂為嶺南甲郡
朝廷必擇廉能以佐之則今日之柳州固已非唐
宋之柳州而今日之官其士者豈惟非昔之比其
為重且專亦較然矣宏治丙辰柳州知府員缺內
江李君邦輔自地官正郎膺命以往人皆以邦輔
居地官十餘年綽有能聲為縉紳所稱許不當遠
去萬里外余以邦輔知我也亦豈不惜其遠別顧
邦輔居地官上曹著廉聲有能績徐速自如優游
榮樂之地非人所甚難故人亦不甚知其中之所
有今而間關數千里處險僻難為之地得以試其
堅白磨涅則邦輔之節操七慮庶幾盡白於人人
而任重道遠真可以無負今日縉紳之期望豈不
美哉夫所處冒艱險之名節操有相形之美以不
滿人之望加之以不自滿之心吾於邦輔之行所
以獨欣然而私喜也

贈柳州太守李君邦輔序

靳 貴

余讀韓昌黎享羅池文嘗歎民之易使不獨內地然也夫子嚴父詔婦順姑指此齊魯之民之所難者而柳民能之雖子厚善政所及而其民俗之美亦不可誣已及考其郡志則自子厚以還稱良守者才二三人而止夫彼所居者子厚之位所食者子厚之祿所臨者子厚之舊邦也寥寥數百年其繼子厚者才二三人而止則瘝官者多矣柳民固不負守而其為守者獨不負柳民哉夫柳去京師

幾萬里風氣之陋與內地殊故為吏部者夷其地不以賢者置其守為其守者夷其民不以善政理其官吏部曰此遐方僻郡也不可以居賢者而不知遐方僻郡非賢者則莫能理而安也其守曰吾以斥而官遐方領僻郡矣盡心於民誰吾知而不知君子之愛民本非以求知也朝廷子育萬國一視同仁未嘗以遠近殊而顧如此可乎冢宰屠公為吏部之三月會柳闕守以戶部郎中李君邦輔薦於上命既下朝士之知邦輔者咸譁然邦輔方

且延賓客會故舊日講畫治柳事不輟侍御黃君
鳴玉邦輔鄉人也間過余求言為贈且道屠公用
君之意在憐柳州之赤子不得字于慈母也謂邦
輔賢者與流俗不同故屈邦輔以活柳人蓋簡而
授之非斥而遠之也予聞今天下之藩郡莫敝於
兩廣弄潢池之兵肆跳梁之侮者在在有之意者
守令之不賢致之乎今邦輔以賢者往誠是也然
此一邦輔耳使繼是而為守於他郡者亦以賢者
往自守而上者亦以賢者往自守而下者亦以賢

者往則兩廣之民有不盡安其生而易使如柳之
昔時乎雖然屠公之所以賢邦輔者特以其舊占
之亦以其名收之也因其舊以圖其新顧其名以
謹其實使公薦賢之意不衰而遐方僻郡之皆得
賢也不無有望於茲行以為之肇

廣石戰功序

唐順之

紫江沈公自襲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賊憚之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擣陳村寨賊牆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人淖中馬陷以吻拄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酋前趨淖刳公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穀弓十步外公捩頸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而過刃着於鎧鞞然斷鉄公射鏢者中缺項殪左拄弓而右掣刀斫刀酋於鎧間斷其頰車折

齒殪弩者恟失弩倭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齊既連斃三酋後騎至找其首公以二酋讓後騎而囊斷頰者自為功餘賊靡而入箐追兵戰於箐中斬首若干級毒弩中公膊整軍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伺使熟徭以某隘閉告而導公入丁嶺公策之斬所閉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獲者數人以丁嶺

之賊告遂牽以導巢而熟狴亦以公斬閉隘告丁
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酋酋騎
而走崖窘釋騎跳而下澗公騎跳而下澗澗深沒
顛馬浮而岸毛盡濕束濕馬於樹緣澗而求酋酋
泅而逃矚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
相屬至崖望見公提人頭立水中崖峻不可跳乃
尋路從公則賊遁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
斬數十級而還荔浦賊八十餘渡江而東寇謀者
告公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寨去蛟龍

滑石兩灘各數里謀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
以為滑石灘狹牽線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
成列而濟衆難圖矣吾欲奪其濶而致之狹令製
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編筏以為緣頃刻
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燃柴
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公分兵兩岸而
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營於中洲以
護濟濟且半公以艦乘瀧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
有酋騎而水立挺鏢當艦公舍艦跳水斬鏢酋人

騎皆踣洲上賊辟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
走上山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軍攻洲
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淵溺死
無算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
牛畜之在兩岸者是殺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
公用奇徃徃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
岑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
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取猛奈何公素能得士
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

密語督府云云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
上流之勢擁兵建瓴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奈何
曰此不足憂士官大率飽富青戀巢穴所以叛者
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
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
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
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敬公公潛使人於璋於
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死
讓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堯去工堯五里

而軍進攻隘隘堅復退營五里而糧且盡湖兵五千人請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僅有自贖家糧五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腹張目以觀湖兵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為計時左哨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并兵攻工堯左哨將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自有之姑試公耳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而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並繞出工堯背插旗為號煮餘糧為稀糜食而遣之黎

明合戰賊殊死鬪我軍却麾而進又却公親斬却者一人而提其頭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登山插旗初岑璋既與公為約而遣兵二千人陽為助猛守工堯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為名居猛左右璋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囂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却猛軍見後陣却亦囂而却我軍乘之斬猛子邦彥於陣中蹂尸數里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田州猛聞工堯破窘急欲走交阯而璋卒五百人護猛妻以歸五百人獨守

隘指猛所欲走給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
歸順為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待於境相見因相
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恣猛圈留之而潛遣其
子報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哨始至璋所
使報猛所在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壓歸順境索
猛欲破敗公事自為功璋以二十牛百饗酒犒軍
而謂左哨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醉猛而
斬其首亟送督府斬他囚首貫猛尸而以與左哨
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抽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

已鳥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
而議設流官公曰思息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慙田
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且調公守田
州公請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希儀治裝他將守
之一月而田州酋盧蕪果與思息酋三受連兵劫
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復為賊巢公又言於督府曰
兩酋能用其衆以復故主為名今若返岑邦相於
福建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矣
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

以罪罷新督府餘姚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
多與其謀因薦公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
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
子數被焚劫知府劉璉殪於賊知府鄧鏗間出城
弩中其膊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城兵
又疲不足仗公為叅將始議剿五都五都去城五
六里而巢最險賊又最獷所擄獲人畜最富巢中
不聞官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蔣紹
宗使擣其巢賊蜂出裏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入

路使不得返我兵即賊巢為營固守而因賊糧以
為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欲坐蹙之於是百戶潛
遣人菱而急告於公公即上馬復聚兵得五百人
入巢為援即至聲銳者三因奮擊賊百戶兵聞銳
聲亦出奮擊賊賊分兵為二腹背戰我兵鼓譟斬
級賊不支然尚橫鯁兩陣中守隘不肯散公使人
菱而以勝告百戶百戶亦使人菱而以勝告公公
因謂百戶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
夾攻之可盡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是訶

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給曰是新叅將老沈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峽軍因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熟徭為解熟徭者界漢人生徭獠間陽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劫或附賊以為常於是熟徭間說於公曰請為兩家解鬪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徭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擄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為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兵公兵與

百戶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謹始知柳州兵之能戰也公以為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之有戍狼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徭反城中黠吏民多為賊訶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動色情性賊在溪筒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鷓剿口語沓沓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為備或伏巖藪伺官兵殪之或先徙妻子畜聚於鄰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

我所任為鄉導徃徃為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崖谷
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兵虛
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入無不當而所噬
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
賊活脫不可踪跡公以為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
賊情則莫如謀而使官府人為謀則賊生疑於是
陰求得素與徭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賈物召至
府密謂之曰吾素知君輩通徭吾不罪若更與若
銀為販本若試為我詞賊眾感諾乃人給銀五兩

使益買物散入諸崗中諸徭雖凶暴樂殺人然販
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
不至是以雖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
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
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鏡者三則諸兵皆聚
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為旗頭引諸
軍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
我曰公強我徃我漫徃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徃獨
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劄營設伏賊果至

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
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
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為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
得之也公始至柳令諸徭得出入買賣游嬉城中
無禁諸徭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
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訶賊而問謂諸徭曰
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徭叩頭不敢公
曰試令其來已而徭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
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命諸妾婢

灌之以酒人數大碗察羣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
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日若夫為吾大人盡
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
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
也諸徭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徭
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徭婦來者
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給
而徭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徭婦又洩之以所獨
得珍果美物誇諸徭婦以為夫人愛己諸徭婦皆

快快心羨嗾其夫使報賊糞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問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猺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猺不肯言則猺婦嗾之使言或諸猺竟不肯言者則諸猺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來雨去既得賊時率輕騎剿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管為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過平地度賊援所不至

則停軍審究其為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於劇賊家而係鄰家與鄰巢者還之諸猺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為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為賊者以充級故賊詈我輩我雖為賊時得脫或保孥貨汝輩雖不為賊時見殺或孥貨為擄自今我輩乃有顏面詈賊矣公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猺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吾剿若無赦頃之擣其巢盡殲之自是凡所鷓剿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鷓剿所過

他巢或刀弩而門閫既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門閫今罰若五牛不者且剗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閫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剗兩目則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擄掠多不遣兵而用剗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所擄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懾不敢隱盡還所擄掠而剗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擄者而以其餘給剗目者剗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為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

益無利在柳州所剗目七人其六人皆為官用其還巢而復為賊者覃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檄下乃發公以為吾治文書吾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為賊得於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邂逅追賊至巢為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公嘗欲勦一巢

而恐其淺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蔽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跣血腫以死或餒稿崖谷公又每以甚雨淒凍風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鏡以筒貯火衣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鏡者三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匍伏上山頂兒啼女叫徃徃寒凍死或觸崖石

死不者且為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為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詢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詢之時公所遣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鏡明日諸巢所使為詢者亦同會於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以更相怪駭已而詢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鏡者誰耶鬼耶諸徭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胆落或易面為好徭獲而柳城四旁一

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徭家以耕或索雞酒於徭徭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而常扶諫者馬平四都徭賊弩中知府膊者也克猾甚先是嘗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鄰巢二層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劫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為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

公又陰使徭兵數百人怒而挺刀將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搶狀公佯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徭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徭謂諸徭之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常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徭四五人來投公公令入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為狼兵殺且搶久矣已而怨相詈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徭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徭曰扶諫已逃

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為公緩圖之公曰諾因殺牛犒諸徭而去之諸徭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徭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徭乃跪相與計曰今官府擄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徭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岩

崗中而使熟徭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二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為吾不遣諸徭且謂吾怯於是鎖諸徭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徭諭諸徭曰諸徭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徭請於公曰吾獻扶諫懼讎公可遣三十人至巖崗自取之公慮諸徭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徭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徭而質熟徭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盡粉矣至岩崗中果

得扶諫而出諸徭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徭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徭中妻女四五人往言乃挾諸婦女狀諸徭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劍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徭出入城者見之無不服慄諸徭既熟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徃征他巢雖懼讐然不敢不徃牛畜盡得歸獨首虜生口視狼兵為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徭其後復調而與之期

會天大雨諸徭懼失期乘雨泗溪水沒者六人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廣西為將如韓觀山雲惟能使徭人不作賊至公能使徭攻徭則廣西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二人徐伍常貴為土巡檢令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然夷民獷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不能定也當破岑濬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恩生口以歸已而其中

一人長大而姣因託言岑濬子而名之曰金夷民
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
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鎮安因要之曰金立
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十
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多欲為響應者
勢恟恟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乃率
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為打手賓州兵素弱故
倚打手至是留欲往投金以逞時公與兵備皆在
賓州留入言於公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公方慮

金之危思思未暇慮留之在肘腋也聞留言獨心
駭以為金去賓州數百里而留應之表裏相煽賓
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右盡騷而
何有於思思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款之乃婉
色好語謂留曰汝第往我曩征田州調兵鎮安時
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留聞是言固已
刺心公因叩留曰聞鎮安繫金甚堅何因出乎留
詭曰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
欲以深動留而呼留至密所曰為我一言語金若

欲官必毋殺人刳城若欲殺人刳城任汝自為之
金能聽我言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留唯唯公遂
與留銀十兩而以花紵方摺之納留懷中為我寄
金得官後為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公復給留曰金
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
控惚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
帖為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留出公又呼還
謂之曰我幾忘之常貴徐伍素仇汝亦仇金可善
備之無墮彼計也留詣金具如公言金大喜直謂

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詣賓見公至城
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金非賊奈
何不內覘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
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裹甲見公公曰金來乎
留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曰
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
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土官多不知恩
汝得官且忘我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
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

乞金賜功與汝公復為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為汝致公以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詣兵備始金叛而留且往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計此事大禍叵測公夷情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但言吾視金有福相以微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公公復召留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客殺金是貴

伍殺金非關我事今一以付留可無嫌金也留乃日夜甲而擁金為備公復遣其姪至金營與金同飲食卧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憚其衆時巡按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以故公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為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伍伏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官裝衣青衣雜掾史中而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路中飲食公與金

同席語金曰貴伍以重賂賂吾庖使毒汝則奈何
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可
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為愛已行七十里至思龍
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
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
人而選心腹從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撤衛而坐
息人言也金以為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日去南
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衣糧
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為便金

亦以為然從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巡按巡
按好語慰之曰吾為汝奏明日巡按遣人至金營
犒其衆而留金以待奏居五六日公度金衆衣糧
且盡復謂金曰思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
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金復遣其半衆行金所
遣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
而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為五
百人者迫死而狠鬪則殺傷幾何更欲為計而金
所遣取衣糧者適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

未可動間請於巡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圖金也至思龍驛忽報常徐將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逃公與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為不知而聽希儀徐圖之公出呼常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唯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尚駐近地覬伺而常徐部中亦有為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岑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伍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叅將府則貴

伍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公復於巡按曰金入賓州矣巡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常徐復私公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罵常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巡按散遣貴伍衆而後圖金然是時金衆尚千餘人與楊留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内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留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問謂金曰楊留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

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
汝獨返勢弱倘貴伍伏人待汝奈何今去柳且近
汝何不與留偕至柳而偕返金遂以百人至柳其
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躍馬而墜
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
扶之五六人皆病創卧然尚以公愛金故被扶不
敢恚公金至柳入叅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
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徃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
之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

人既病扶卧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
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狼兵二千人
是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百人護巡按三
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叅將府待事謀既定
因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徃時懼誅又懼貴伍
逼意常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
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遣人召留於城外
狼兵夾墀左右立留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
曰非楊留忠不能成我事以銀十兩勞留取紅紵

挂留留愕然公曰汝為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留大駭泣下曰留小主人也公曰汝為之而欲誑衆乎公意又欲以疑留於其黨也留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股慄公復曰吾且為留奏功矣因見留於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公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公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留率之還賓州遂令留賣牌散遺金衆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止金一人留既惶恐見給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讐見殺於路中

日夜跼蹐為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聞金縛皆散去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扶者醉而縛者解巡按府而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歛留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獸之鬪何所不噬使公聽常徐甘心於金則兩客相鬪而主受其釁惟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於五千人之手若剝筍然待其為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算而常徐諸土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阻峽

賊不能前左江孫叅將千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泝峽中犬酋侯公丁嘗謁公公寄六羊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奉羊至潯公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宣未返時孫叅將與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公舟欲乘間捕之而密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縛

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焉用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徵召雖其深谿絕岸未嘗不來其來雖桀猾宿惡未嘗輒殺其可諭者諭之其不悛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人猶豫未決公乃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大感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孫叅將千人乃不如沈叅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奪兩叅將於虎口功尤奇公胆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

賞賜半以給諸人為耳目者其出兵多費私財以
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
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貨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
貨財積首級而博官豈為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染
危疾所部皆自戕於神前以禱公刀穿手矛刺股
鉤刺脊頸繫鉄鎖為之代毒諸體皆徧最後至者
一人無所施乃箭貫喉為禱其得士心如此蓋余
宦游而得當世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西則何
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永魁瓌

長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頰首下視寡言笑公短而
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
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撰次之公戰
功尚多余不盡聞也公為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
在牽掣齷齷不能展噫嘻若公者猶為未盡其用
哉

柳祠錄序

嘉靖六年 胥文相

柳祠者祀唐刺史柳侯宗元之祠也柳祠有錄擬韓祠錄為之蓋柳人之事柳無異潮人之事韓茲錄蓋不可無者侯以元和九年十二月由永州司馬詔赴都十年三月十三日復出為柳州刺史以是年六月二十七日蒞任至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後三年柳人於羅池而廟享之蓋侯居柳者五年不鄙夷其民以文治為教與凡山川風俗悉經記述而政亦寓焉遂因以名天下傳後世至於今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三

日人知有茲土者以侯之文也昔侯與楊憑書曰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馳騁上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宋汪彥章作侯祠堂記亦曰先生文集中凡瓌竒絕特者皆貶官時作也昔人謂文窮而益工韓昌黎以侯之文學詞章必傳於後如今無疑者蓋亦謂此也予因摘侯文集中凡居柳之作有關於治柳者悉錄之而祠中之諸文亦附見焉題曰柳祠錄刻置郡齋以遺好事者俾後之人有欲求侯政事之跡者於此可考焉亦將以繫柳人無

窮之思非但取其文字之工而已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三

募修靈泉寺小引

張 紳

天開古洞浮三島之孤峯地湧靈泉散十洲之一
壑乾坤列其圖畫山水顯其文章物以時新景因
人盛茲為天馬之麓立魚之峯身平地以插天勢
隨波而起浪下有秋潭澄澈時騰水低之蛟龍上
則巖洞玲瓏宛獻空中之樓閣唐人覽勝宗元記
其所遊宋士登高曹憲假以行樂古稱佳麗今豈
荒蕪昔九華以白也而得名衡嶽以退之而益盛
爰稽衆志欲建大工飛洞宇於巖東平探日月鑿

石門於山腹遠透烟霞控南浦而捲西山種青松
以來白鶴深深雲鎖高峯太虛中撥出洞天一竅
隱隱神歸福地大荒外駕來海上六鰲香火共夜
月齊明暮鐘與晚雲並度寧誇閬苑奚羨蓬萊一
方勝境胥一世之良緣千古奇觀結千人之善果
風聲谷應意輸粟以輸金雲集子來或胥謀而胥
力咸共登乎樂義寧自同於守財嗟乎城市山林
亦以觀乎人品福緣功德豈無應乎將來人間百
樣成虛不惜千金買風景好事萬年不朽須留一

念與山靈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三

柳河東傳

柳宗元字子厚高祖子夏徐州長史曾祖從裕滄州青池令祖察湖廣德清令父鎮遇天寶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徒家於吳上書肅宗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叅貶夔州司馬後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始為文章下筆構思璨若貝錦晚更卓偉精緻與古為侔一時行輩咸推仰之登進士宏辭二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擢監察御史裏

行王叔文常執誼咸竒其才引內近禁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會貶斥邵州刺史繼貶永州司馬年三十三既罹竄逐涉履蠻瘴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悲惻始居零陵龍興寺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過瀟水剪薙榛蕪搜竒選勝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為沼沚臺榭總名曰愚谿刻八愚詩於谿石之上雅善蕭俛貽書言人生少六七十者近來日月漸覺益促大都不

過數十寒暑是非榮辱又何足道又貽許孟容書
深自咎責早歲以忠正信義為志勤勤勉勉興堯
舜孔子之道以利安元元不知愚陋不可以強年
少氣銳但欲一心直遂皆所自求矧於衆黨人中
罪狀最甚所以不能即死亦有天故自以得姓而
來代為冢嗣尚未生子恐一旦填委溝壑墜先
緒又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每春秋子立
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慄慄然摧心傷骨若受鋒刃
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闕拜掃者四

歲又無子弟為主獨托邨鄰頃來寢以益怠懼使
毀傷松柏芻牧不禁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
庸勻皆得上父母邱隴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
孫追養者以是晝夜哀憤又先人封殖城西田數
頃樹果數百株今已荒穢恐便斬伐家有賜書三
千卷存亡不可知切繫心胸以是當食不知辛鹹
復思古人無兄盜嫂娶孤女媿婦翁如管仲匡章
直不疑劉寬皆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冊
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

向囚鹵自期必免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
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賈生斥逐復召兒寬擯
卮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
宗比皆瓌瑋博辨竒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恆怯
澁忍下才末技又嬰痼疾雖欲慷慨自同昔人愈
䟽濶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思取貴於後古之著
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愧力薄志劣雖屢秉
筆神志荒耗前後遺忘讀一遍過再三伸卷復觀
姓氏旋又廢失假令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

忌者終以才高懲艾復進故無用力者久汨之後
文思益深凡居零陵十年一泉石草木經其品題
皆為人所稱慕想其風流大凡文之瓌竒絕特者
皆居零陵時所作也元和十年例徙柳州刺史欲
以易劉禹錫播州以改中止柳俗質男女無異袁
州亦與贖歸南方業進士者不遠數千里來從游
一經指授為文辭皆有法名聲蓋於一時號柳柳
州有文集四十卷卒年四十七韓愈評其文曰雄
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二子周六周

七纜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為營護其喪及妻子
還柳與永人懷之者為立廟愚谿並羅池愈因作
羅池碑以記云

張忠簡公傳

曾孫 張秉忠

公諱翀字子儀號鶴樓馬平人年十九登嘉靖己酉科鄉試九名中癸丑科會試四十二名殿試三甲第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初授刑部主事嘉靖三十七年大學士嚴嵩亂政給事中吳時來疏嵩父子奸狀公與同部主事董傅策兩疏繼上俱繫詔獄訊主使者公獨挺身對曰臣自為社稷死耳疇能王使臣者廷尉以聞世宗怒俱擬辟鄭曉執不可乃降旨廷杖時吳公董公受杖昏死公呼之

柳州府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三

曰甦醒甦醒大丈夫天臨死時此直養之氣斷不可稍餒以受人憐杖畢回首世宗怒猶未霽復降旨俱發烟瘴地方永遠充軍公擬戍貴州都勻得旨怡然就道至戍所諸生聞賢之相率執經就講公以忠孝大節告之在戍九年從遊者日衆因所居湫隘共為之建一樓以作講室公乃名其樓曰問月樓作問月賦及嵩父子伏辜四十五年始釋歸穆宗立召補吏部稽勲司主事歷考功司員外轉文選司郎中晉太常寺少卿遷大理寺少卿尋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韶提督軍務至則撫
流民遏崙寇平三巢又遣兵解惠州圍疊承寵賚
念猺獞為西粵梗疏請先剿古田次及八寨上歸
之後悉如所策隨晉大理寺正卿加兵部侍郎銜
巡撫湖廣時龍城大水母太恭人在家公聞之即
疏乞省親歸養越歲太恭人卒公築室墓側守制
三年鄉人感而集居遂成村落因名其村曰孝興
村萬歷二年就家授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
督漕運任滿入為刑部左侍郎到任逾年堅疏乞

休歸家二載卒贈兵部尚書廕一子入監諭祭墓
全給謚曰忠簡又諭立祠以祀之其祠在城中院
司左側前有塘園禮部特頒祭文春秋祭享公生
平雖以亢直名然事親尤至孝當告歸養時有僕
搔擾墟市公聞之大怒以為累已聲名欲置之死
其母曰僕誠有罪但念相隨患難過來宜少寬之
公不從母嗔其違命以杖擊之公即跪受請從所
命母始釋之後將此僕所有之物盡給與之出而
不用以順母命又篤於友誼京山高岱同官刑部

公遣戍時岱匹馬追送坐是出為長史歿公撫楚以事至京山哭岱於墓乃經紀其家其孝友如此所著有鶴樓集十二卷今藏版已燬公父諱全家貧好學窮冬盛夏手不釋卷一時門下從遊甚衆學者稱為屏山先生以明經授廣東廉州府訓導廉州舊乏科目公擇有志者使就學讀書且給以燈燭之費或以儒官祿薄為言公曰吾不能大行其道苟能成就人材以忠於國家雖貧何怨諸生無不感激砥礪自是始有發科者後遷四川成都

府教授居官五載環堵蕭然陶陶自得一日觀書偶有小恙家人初不以為意公從容曰帝召我矣可具湯沐浴時妣李氏在側哭問其故以為心亂也公曰不然即使試我以文尚能應之方寸豈能亂乎沐浴畢衣冠坐堂中與妣訣曰勿悲貧者士之常死生命也吾三子雖少惟仲兒數折勿令讀書長與季他日皆能振立以繼吾志惟善收吾書以教之端坐而逝既而仲子果夭長季果如所言後以公之貴顯贈都御史妣李氏贈恭人妣幼能

讀書故事舅姑皆循乎禮及孀居甘守清貧以撫
遺孤教子必以忠孝大節為勉更嚴督責有斷機
風當公建言得罪妣聞之慨然曰吾有子矣及公
辭往戎惟戒以益堅初志後公起官或慶之則曰
媿無以報朝廷耳公之長兄諱翊號的山登嘉靖
甲午科賢書歷官廣東高州府同知以公被謫故
辭官歸家後詔起不仕進階中憲大夫卒年九十
有七一日與友圍棋忽言曰吾午時辭世矣即沐
浴衣冠會親友至時坐席而逝

計氏豢龍傳

文應時

計氏始祖名國選者本青齊人明洪武初從征至柳以功授五都都毫鎮巡檢其子仲政隨父任日久熟知獾情國選卒仲政自忖力薄不能扶襯歸因家焉計氏族柳實由於此既而五都蠻獾叛服不常知縣張霖見仲政作事倜儻即薦其材畧足制諸蠻上憲奏請乃以諸生承父巡檢職谿洞反者多所擒滅諸蠻皆畏之仲政卒子永清以農為業偶行隴上至龍溪拾一卵見其異歸而付鵝翼

之未幾生一龍子置於鉢以水畜之俄而鉢盈永清驚其為神物縱之於冲蒙村山潭間常以血飼之龍起而飲彼此不驚自是為常如訓龍然一日永清未至有村女着紅裙詣潭口龍認為血即起而啖之永清怒其傷人誘之使出拔刀欲砍之中其尾龍懼深藏於穴自是永清往呼之亦不復起久之永清卒龍感其卵翼血飼之恩出殯之日預伏於前途搖頭擺尾若哭泣狀送殯者始而驚繼而知其為潭中龍也乃向前祝曰爾既不忘前人

之恩何不擇一善地葬之龍遂起循徑而行趨執
紼者遙尾其後至計東寨之右臂地界龍蟠而不
動柩將至方移伏於旁衆即於所蟠處掘穴以葬
葬畢龍始去後永清有子名賢者忽厭村俗之陋
獨徙居於城東廂羅池街矢志讀書驟登天順壬
午科鄉榜傳之子孫若宗道謙亨皆成進士嘉邦
坤亨於民皆列賢書科甲蟬聯書香未艾未必非
永清豢龍於潭而龍報之之所致也

龍忠毅公傳

鄭守聰

公諱文光字中黃號西野謚忠毅柳州馬平人天啓壬戌進士初仕上猶縣治政有聲調繁新建綜理煩劇剖決如流隣邑疑案皆就質焉戊辰入覲以卓異擢銓曹歷稽勲考功卽時貴州安邦彥作亂方事征剿轉給多匱當事以粵西接壤黔地派餉一十三萬有奇已奉成命公念吾省在戊巳大荒後未一紀鞭箠之下將無民矣乃繕疏約同事者公上之或有難色公曰不測吾任之不以累也

疏上奉旨報罷公以郎官一言而免十三萬之餉功在梓里不可泯也旋丁母艱布素里門數年不入一字於長安尤喜談名理獎進後學甲戌丙子兩起復原官以不能事權貴堅卧不起丁丑起授貴州學政搜奇拔異不主故常見聖廡從祀有異同因著尊聖志八卷以正之進呈奉旨留閣備修大明會典壬午遷川北大參時姚黃之燄正熾而民困征困寇幾無生色公至潔已率屬釐弊振弛募義勇以實行伍省浮費以佐軍興一道恃以為

安更馳檄以解隣水之困單騎以散蓬溪之圍仁誠動物渠魁彭長庚輩乃帖耳降姚黃亦從此受撫矣是時張獻忠已陷荆襄勢逼全蜀陳公不識兵畧公屢請重兵宿夔以為一夫當關之勢不聽公急遣妻孥歸曰國難殷矣余義不容辭癸未十二月擢公撫蜀之命下陳中丞猶視師重慶道梗勅阻甲申夏四月方至又不即代及夔關不守次及重慶陳中丞遇害公始以六月受事而時事已不可為矣公以會城乃全蜀根本遂呈赴成都定

計死守八月朔赴省履任越四日寇已至城下遂與巡方劉公之勅及司屬輩歃血城頭誓死報國義氣所激士殊死戰初十曉內應起而城陷公引兵巷戰至濯錦橋賊衆四合遂遇害督師王公非熊聞之耑疏乞旌准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毅

簡門雙節傳

明 徐文溥

簡氏之在柳郡族派無多雖世業儒而登籍者亦鮮明成化間簡文始舉於鄉文妻郝氏生一女二子女曰元贅夫陶君智子曰輔曰弼俱穉娶妾李氏年十六尚無出後授福建布政司經歷其妻妾子女暨壻皆隨之官未及二年文與妻相繼歿其妾李氏與女元壻君智同二孤輔弼扶櫬歸里道經永福深定灘遇賊君智禦之不勝傷墮水死李忙出所有服飾啗賊且曰此外無餘物惟身一死

可表但乞不驚兩穉子足矣語畢遂投水中賊亦嘆愧而去李隨湍水下忽浪擁附岸得不死次日與元收君智屍并載歸至家無親戚可告二婦勉瘞三櫬畢而家計已無所出矣李與元日夜相向而哭鄰嫗有憐而勸其改適者李曰吾為簡家妾主母之子即吾子也况夫主既歿孤之存亡其責在我如我去孤將誰托我斷不作無義之人寧甘清苦以撫二孤耳因回顧元曰姑乃出嫁女夫死無子他適可也元曰陶郎死於非命彼既無子可

撫其時即欲以身殉之所以不死者以二弟尚幼
吾為簡氏女義當為簡氏存孤豈計留此身以別
圖富貴耶李曰如姑所言是與我同志想終身貧
困必無怨言矣遂交相指日誓同撫孤遂命輔弼
就學讀書二子稍長穎悟過人弱冠即同補弟子
員既而輔雄冠一時人皆以道學真儒目之嘉靖
朝輔授江南池州府別駕弼授廣東肇慶府別駕
昆仲皆懶於仕進任未滿秩俱先後告歸著書林
下尊李為恩母元為義姑及李與元卒即葬於簡

氏祖塋之側傳之後世歲時烝嘗罔敢或替後輔
與弼之子若孫肅正嚴方直廷仁等六人皆登賢
書在宏正嘉隆時為柳郡之名族向非二婦節操
堅貞安能使簡氏復興君子以為此二婦者雖古
之忠臣義士不是過焉亦司風化者之所重也故
筆之

計烈婦傳

歸有光

計烈婦柳州馬平人平遠知縣王化妻先是南韶山賊流劫江西湖東戕殺憲臣三省騷動者數年已降而復叛去嘉靖四十三年王君受命為平遠知縣縣乃初建王君開除荒萊招撫流亡規造新邑會田坑賊突起將過江閩為患時縣城櫓未立王君以其孥寄會昌與賊戰於黃沙石子嶺多有殺獲旋搗仙花洞擒斬賊首復與賊戰為其所困賊因遣問至會昌曰王知縣死矣烈婦聞之即沐

浴更衣告天曰吾夫為國死吾義不忍獨生因指六歲兒曰天乎願保此一息以延王氏血食以兒抱置妾懷中磨笄自殺有司以聞王君後竟平賊以功超拜廣東按察司副使詔婦所在春秋奉祀初王君父尚學嘉靖二十九年為兵部職方司郎中敵薄都城王郎中立贊出兵而尚書丁汝夔為權臣所悞令勿出戰因以論死王郎中當隨坐丁尚書獨自引罪以故得減死遂棄丁尚書於西市其時見王君呼曰爾父得無坐耶果爾可謂有天

道吾死不恨矣王郎中在部守法見義敢為而王君有父風烈婦父嘉邦湖州通判弟坤亨國子監博士謙亨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兩入皆在京師謙亨與余同榜而博士先教崑山與余善余故知烈婦事為詳蓋兩家詩書禮義之族而烈婦天姿懿淑其死非一時感慨者所同也要之王君豪俊擢顯名於世雖以立功致實亦因烈婦之死為之增重云